

谜中  
Discovery  
Novel  
最悬疑  
18岁以下慎阅

暗夜审判师

东行记

走到哪一步，才能查出真凶？

沉默之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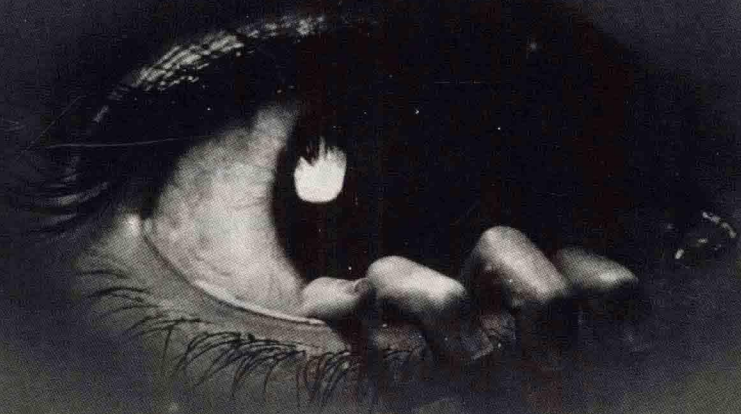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247.5

C345

谜中  
Discovery  
Novel  
最悬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夜审判师：杀手日记 / 沉默之音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5

ISBN 978-7-5463-2675-7

I. ①暗… II. ①沉…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9773号

书 名：暗夜审判师：杀手日记  
著 者：沉默之音  
责任编辑：韩 笑  
策划编辑：潘雯晶  
封面设计：视界创意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2675-7  
定 价：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Contents

杀手日记·目录

第一章 逆袭

楔子	002
目击	005
初涉	021
转机	041
反目	052
圈套	066
布局	084
陷阱	104
对决	120

## 第二章 杀手准则

杀机乍起 ·····	132
迷影追踪 ·····	143
冷血杀手 ·····	162
锁定目标 ·····	182
携手合作 ·····	205
换位思考 ·····	218
反客为主 ·····	239

## Chapter 1

---

### 杀手日记·第一章 逆袭

恶的冲动与人一起降生，长大，并陪伴人的一生。

当人在它的驱使下开始堕落时，心中向善的一面并无力抵御它，

因为善的冲动的出现晚于恶十三年。

如果人再次亵渎生命，善的冲动便会警示他：

凡让人流血的，他的血也必因人而流……

## 楔子

白色的雪片在空中飞舞，道路、屋顶、树梢上积满了白色的雪花，夕阳映照在白雪上，泛起温暖的光芒。此时路上行人不多，一名在雪地里奔跑的少年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少年名叫柏皓霖，刚满十七岁，他穿着海军蓝的运动服，手里提着一个中等大小的褐色纸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天是他父母结婚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他用假期在书店打工赚来的钱为他们买了一对情侣表。

他的父亲是一名法官，也是他的朋友、偶像和追寻的目标，母亲是家庭主妇，性格温婉。从他记事以来，印象里父母一直非常恩爱，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去年的结婚纪念日，父亲和母亲在客厅中央跳了一曲华尔兹，至今历历在目。

“快到了！”

柏皓霖看到前方两百米处自家的独立洋房，不由加快了脚步。

他走到前院的围栏门前，却没有像以前那样径自推开，因为他注意到围栏的门半掩着，好像谁忘记关上了。

柏皓霖家所在的街区治安一向很好，所以他们家的围栏门从来不锁，家里人都知道进出时将插门插上，不会忘记。

## 杀手日记

难道是家里来客人了？

他的父亲是法官，以前时常有人带着礼物来拜访，但全被父亲连人带物地“请”出门，久而久之，也无人上门了。至于家里的亲戚，也相隔甚远，来之前会提前打电话，不会突然来访。

柏皓霖想不出是谁来了，他还是推开围栏，走了进去，可是刚走了两步，他的身子却僵住了。

不仅是围栏门，连大门也虚开着，他深知父亲和母亲绝不会如此马虎，难道是家里来了小偷？

柏皓霖将纸袋放在石板路旁，握紧拳头，警惕地向前走去。

柏皓霖曾是少年武术比赛的探花，对付一两人不是问题。此时他担心家人的安危，又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于是也不报警，便自己进了屋。

若是一名寻常少年，恐怕已经大叫着冲进屋，但柏皓霖不会，从小父亲就告诉他遇事一定要冷静、多思考，所以他深知若是对方还在里面，打草惊蛇是极为不妥的。

柏皓霖像是生怕惊动了谁似的，小心翼翼地推开半掩的门。

“吱——”门发出极轻微的声响，这应该不足以惊动屋里的人，柏皓霖侧身进屋，一眼看见自己放在门边的棒球棍，他将它拿起，半举着一边缓慢向前移动，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从玄关开始，有一双鞋印由深到浅地往里屋延伸，从鞋印的大小来看，对方是男性，从湿度来看，对方应该来了有好一阵了，这绝不是友好人士留下的！

柏皓霖越发肯定家中来了不速之客，他咽了咽口水，握着球棍的手微微有些发汗，暗自祈祷小偷只是偷东西，没有伤及父母的生命。

柏皓霖已移至玄关的尽头，视野也宽了一些，当他的视线进入客厅时，赫然看到散落在地上的食材。

柏皓霖脑子里“嗡”了一声，他知道母亲每天早上八点半钟会准时出门采买食材，九点半以前一定会回来煲汤，这就说明事情发生在九点半左右！

那父亲呢？今天父亲在家休假，早上没有出门，那么……



## 暗夜审判师

柏皓霖不敢往下想，他几乎已经猜到了最糟糕的结局，他觉得喉咙一阵发堵，鼻尖像被针扎似的刺痛，但他竭力抑制着自己心中的不安，并不断告诉自己：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柏皓霖强忍着眼里的泪，又往前走了几步，当他看到眼前的场景时，手中的球棍“咣当”一声落在地上，全身的力气好似被抽空一般，整个人竟“咚”地跪在地上，泪水迅速模糊了视线，无尽的绝望侵蚀了他的身心，他任由泪水决堤般涌出，却连叫出声的力气也没有了。

客厅到处是散落的纸片，抽屉被打开，里面的东西被扔了一地，就连沙发的靠背也被人掏空了里面的枕心，丢弃在一旁。父亲靠坐在沙发腿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浸红了地板，在他的旁边，母亲坐在血泊里，与他十指紧扣，靠在他的肩上，眼里早就没有了泪水，嘴里却依旧哼着他们常唱的那首老情歌。

屋外的冷风灌进屋里，渗透柏皓霖的衣服，刺入他的身心，残忍地将这个原本温暖、和睦的家庭带进冰冷的地狱。

.....

## 目 击

6月18日，晴

今天系主任问我是否愿意留校任教，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

回想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开心，似乎对我来说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就像有人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一样。我想换作其他同学，一定会乐得合不拢嘴，这毕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可是我心里却隐隐有些抵触。为什么？只要走进那座象牙塔，功名利禄都会随之而来，但我却总觉得自己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凡的生活。

或许是我自视过高，又或许，我并没有找到那条属于我的康庄大道！

写到这，柏皓霖放下笔，看着日记本上的字，心情和与系主任谈话时一样平静。这样的情绪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自己马上就要从专业领域内最优秀的学校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深受导师器重，前途一片光明，可是他的心情就像夏日无风的湖面，风平浪静。

不知是不是已经临近夏日，天气逐渐变得闷热的关系，柏皓霖总觉得胸口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压着，令他心情沉闷。

柏皓霖想喝一罐冰啤酒定定神，打开冰箱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自嘲地笑了笑，只得去街角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

## 暗夜审判师

柏皓霖居住在TMX市，这座城市坐落于亚洲大陆东南部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西岸，占地约一万五千平方千米，是一座拥有近一千两百万人口，其中27%为外国移民的国际化大都市。TMX市是由占领了全球经济份额2/5的TMX财团出资修建的，城市自然由财团的名字命名，除此之外，与TMX财团有关的经济实体也都被冠上了TMX之名，比如，位于城市中心，在世界上极负盛名的TMX学府。TMX学府之外的城区则是由四神兽的名字命名：朱雀区、白虎区、青龙区和玄武区。

即使此时已是深夜，这座年轻的城市仍一如继往地展示着它的青春活力。街上的霓虹闪烁，映红了低处的天空，只是现在已经入夜，街上的行人不多，不像白天那般喧嚣。

柏皓霖走在行人寥寥无几的街上。经过一个巷口的时候，不经意间，他瞄到里面有两个黑影，但柏皓霖并没有在意——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的多半是混混。

从超市中买了一些东西，柏皓霖刚出店门，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似乎是哪个淘气的孩子在放鞭炮，紧接着一个黑影跌跌撞撞地从前方三十米的小巷跑出，背对着柏皓霖飞似的向街对面跑去，无意中，柏皓霖看到他腰后方露在衣服外的半截手铐！

那人并没有注意到柏皓霖，他跳上停在路上的一辆车，绝尘而去。

柏皓霖暗觉奇怪，他走到巷口，往里探了探，由于光线太暗，只能看到一个人正靠坐在墙边，没有动静。

柏皓霖不明白，如果是警察正常执法为什么他要夺路而逃，受伤的又是什么人？

此时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可柏皓霖觉得自己不应该就这么离开，他往巷子里移了两步，却警惕地在离那人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试探着问：

“你怎么样？”

他注意到那人垂着头，没有反应，似乎已经昏迷或是死亡，柏皓霖掏出手机，正要报警，手指按键的动作却被一声惊呼阻止了。

“不、不要、不要报警！”他的声音嘶哑，气喘得很厉害，似乎受了很重

## 杀妻记

的伤。

柏皓霖靠近了他一些，眼睛也慢慢适应了黑暗，看清了他的模样。

此人三十来岁，脸色苍白，穿着宽大的亚麻色风衣，不像是小混混，倒像是普通的上班族。也就在这时，柏皓霖才注意到他正用手压住自己的腹部，防止血液流失得太快。

“我帮你叫救护车！”柏皓霖这才意识到刚刚听到的那声巨响是枪声。但他依然不明白，如果刚才那人是警察，他为什么逃走？是否意味着这是误伤？

“不用，”那人颤抖着嘴唇，摇摇头，“我死定了！”语气中透着绝望。

“发生什么事？是刚才那人伤了你吧？为什么不报警？”柏皓霖试探着问。

“他很快，很快会带人来的，你、你听我说！”那人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我是一名私家侦探，他老婆怀、怀疑他有外遇，让我，跟踪他，却、却被我发现一个秘密！”

柏皓霖的好奇心被提了起来，一个警察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以至于要开枪杀人？他没有打断他，等他继续说下去。

“你知、知不知道七年前一位姓柏的法官，因为入室抢劫被杀害的事？”那人见柏皓霖年纪轻轻，担心他不知道七年前的一桩大新闻。

听到“柏法官”三个字，柏皓霖全身为之一颤，他不知此人突然提及此事是何缘故，但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此事了！

“你听着，”那人见柏皓霖没有表示，用尽全身的力气，以尽量平稳的语调说，“入室抢劫只是，只是幌子，其实、其实是有人买凶杀害了柏法官！”

“买凶杀人？”听了他的话，柏皓霖只觉得头部好像被重力击中，嗡嗡作响。

“是的，刚才、刚才那人是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为了掩盖、掩盖真相，他们……”那人话刚说到这，街外传出一阵汽车急转弯尖锐的摩擦声，他急忙道，“一定、一定是他们回来了，你、你快躲起来！”

柏皓霖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知道现在跑出去根本是自寻死路，只得往巷子深处跑去，幸好巷子里堆放了许多杂物。他刚刚藏好，就听到汽车在巷口刹车的声音，紧接着是车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

## 暗夜审判师

从两辆黑色轿车上走下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逃离的那人，他将他们带到受伤的私家侦探面前，哈着腰，对为首的一名男子说：

“大哥，就是他！”

刚刚还在说话的私家侦探此时低着头，假装昏迷。

为首的男子没有说话，他伸出手，“啪”的一声就给了他一记耳光。那人捂着红肿的脸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

“你就这样把他放在这儿？”“大哥”的声音冷若寒冰，“如果被人发现怎么办？！”

“不、不会的，他、他已经昏死过去了，而且、而且我，我给你们打电话，一直没打通，这里离俱乐部不远，情急之下才到俱乐部，找你们。”那人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解，更不敢说自己做警察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开枪杀人，吓得早就连姓什么都忘了。

“大哥，现在夜深人静，周围没人。”另一人小心翼翼地为他说着话。

“他怎么会知道？”“大哥”追问。

“妈的，七年前办事的那小子突然回来了，跑来找我，说缺钱！我哪知道我家那黄脸婆竟找了个王八蛋跟踪我……”那人的话还没说完，“大哥”掏出腰间的手枪，对准私家侦探的眉心，“砰”地发出一声闷响，然后将枪交给身后的人：

“把那贪得无厌的小子也做了，免得夜长梦多。”

“是、是、是。”那人没想到“大哥”这么快就杀了私家侦探，原以为会想从他嘴里打听点什么，见“大哥”如此心狠手辣，他的心里一阵打鼓，担心自己也会变成他枪下的亡魂。他讨好似的靠近“大哥”，压低声音：“那他怎么办？”他说着踢了踢私家侦探正逐渐冰冷的尸体。

“放着。”为首的男子吐出两个字就钻进其中一辆轿车，扬长而去。

另外三人也跟着钻进另一辆轿车，紧接着离开了。

柏皓霖躲在杂物堆后，一直屏着呼吸偷听他们的谈话，虽然他没有看到他们的样子，但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像尖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

虽然已经过了七年，可是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柏皓霖永远也无法

## 杀美日记

忘记自己的父亲倒在血泊中的惨状，直至今日，他依然能嗅到那时弥漫在空气中的浓烈的血腥味！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确认四人不会再回来后，才从杂物堆里起身。他走到已经死去的侦探旁边，蹲下身，看着他惨白的脸，嘴唇动了动，却不知应该说什么。

柏皓霖手里还提着从超市里买来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巷口，快速地向街上张望，趁着四下无人急忙从巷子离开，直奔回家。

在大门关上的那一刹那，柏皓霖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抱着头，缩在地上，脑子里全是那名私家侦探的话：

“柏法官并不是死于入室抢劫，而是有人买凶杀人！”

柏皓霖闭上眼，眼前不断浮现着当年鲜血淋漓的场面，心中顿时被愤怒填满，他几乎抑制不住想大声喊叫的冲动！

柏皓霖骤然起身，奔进浴室，打开水龙头，拼命冲洗自己的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柏皓霖才关上水龙头，他双手撑着浴台，看着镜子中发梢不住滴水的自己的狼狈相，沉沉地吁了口气。现在他需要理清思路。

从刚才的情形来看，那名私家侦探并没有说谎，父亲的死的确有蹊跷，那么他口中的幕后黑手是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其中一人是警察，只可惜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也不知他叫什么，还有他口中的“大哥”，是否就是私家侦探所说的“幕后黑手”？

柏皓霖仔细回想着刚才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警察杀了人，为什么却任由尸体放在那里？更何况尸体里还有子弹！

通过子弹的弹道可以锁定到某一把手枪，而警察的配枪全是经过注册的，只要核查，他根本就逃不掉；可是他们却选择不处理尸体，为什么？

“难道是为了引出目击证人？”柏皓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问。

是的，那名警察离开巷子去叫同伙，这中间曾有一段时间上的空白，他们担心被人发现，所以故意将尸体放在那里，然后再以警察的身份介入调查，一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证据，二来可以明正言顺地寻找目击者！



## 暗夜审判师

柏皓霖暗自一惊，若不是自己无意间看到那名警察的手铐，他也不知道他们其实就是警察。如果真有警察问话，说不定自己就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了，如此一来，岂不是正中他们的下怀？！

柏皓霖暗叹一声“好险”，如今他已经知道警察中有败类，当然不会傻到自投罗网。

当年发生的事一直像一把尖锥一样刺痛着他的心，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只知道，既然上天安排他知晓了父亲之死的真相，他就有责任将这事彻查到底！

可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手上掌握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除了知道其中一人是警察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说不定等他知道的时候，对方已经将那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灭口了，他必须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所以现在除了查到那名警察的身份，别无他法，但他并没有看到那名警察的模样，就算看到了，在有近千名警察的TMX市也无疑是大海捞针，唯一确定的是他开着一辆还不错的轿车。

如果能查到车主的信息，或许可以查到他的身份，可是他也只是瞄了一眼而已，现在仅仅能想到的是一辆深色的流线型轿车。

如果是别人，到这一步也只能放弃，但柏皓霖不会！

柏皓霖深吸了口气，强迫自己将心情放松，他盯着镜子中自己幽暗的瞳眸，在心里告诉自己：

“柏皓霖，如今只要查到那名警察的身份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杀害父亲的真正凶手！所以你必须回想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你可以做到！你一定做得到！”

默念了好几遍后，柏皓霖缓缓闭上眼，身体开始放松，当时的画面开始像倒带的影片，慢慢在他脑中浮现：

那名警察梳着中规中矩的发型，穿着黑色的夹克，并没有可以识别他身份的标志，由于两人相隔尚有一段距离，街上灯光也并不明亮，他奔跑的速度又过快，他并没有看清他的长相，接着他开车离开。

柏皓霖仔细回想着那辆车，是一辆黑色的大众，车牌号是……，他皱起

## 杀手日记

眉头，由于当时只是匆匆一瞥，真的很难想起什么，所以他强迫进入自己的深层记忆——人的意识神经每秒可以处理16位数的信息，但人的无意识则可以记录成千上万，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随意看一个东西所产生的记忆十分有限，可是一旦进入深层记忆，则可以激活记忆细胞，回想起当时看到的每一个细节。

汽车的影像在柏皓霖的脑中渐渐浮现、扩大，慢慢地，车牌号上的数字也变得清晰，车牌号是TP-Z784！

柏皓霖猛然睁眼，那辆车的车牌号就像在他脑中定格了一般！他急奔回书房，打开了交通管理部门的网页，输入了车牌号，很快，有关这个车牌的基本信息出现了：该车隶属于TMX警署白虎分署！

由于隐私条例，柏皓霖只能看到这么多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是警署的公车！”

TMX市的警察有三种，即巡警、刑警和交警。根据城市的分区，设四个分署，白虎分署即是管理白虎区的警署，那人既然有配枪，至少不会是交警或是属于巡警类的片警，现在他的目标范围已大大缩小了。

可是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根本没有资格彻查七年前已经结案的旧案，况且他也只是听那名私家侦探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别说警察中有败类，纵然没有败类，自己也说服不了他们重审此案！

听他们的谈话，应该很快就会对当年的参与者之一下手，自己能赶在他们之前吗？

柏皓霖脑中闪过好几个方案，但都行不通，现在他掌握的证据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柏皓霖觉得自己的思绪陷入了瓶颈，他不甘心地走到阳台，远远地望着那个胡同，突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中逐渐清晰。

次日清早，侦探的尸体被晨练者发现，胡同口很快就聚集了五名警察和一大堆看热闹的市民。一名警察正在维护现场秩序，两名警察戴着白手套正

在收集证据，另外两名正在盘问路人。

柏皓霖拿着书本挤进人群，好奇地问周围看热闹的人。

“出什么事了？”

“死人了！”旁边一名老者搭腔。

“我看到有人把尸体抬走的，听说是枪杀。”旁边一名中学生一边说一边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俨然一副小侦探的模样。

“枪杀？”柏皓霖提高了音量。

“这位先生，你住在附近吗？”柏皓霖成功地引起了一名警察的注意，他走向他。

“嗯，”柏皓霖点点头，“警官，请问命案是几点发生的？”

“夜里十一点三十到十二点之间，你有什么线索吗？”警察的职业嗅觉告诉他柏皓霖知道些什么。

“是这样的，”柏皓霖不慌不忙地说，“我昨晚十二点左右去前面的超市买东西，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一声巨响，接着就看到一辆车开走，当时我还以为是车爆胎了。”

“你没看到任何人吗？”警察又问，他的年纪二十出头，长相普通，身材也是中等，梳着中规中矩的头发，他的外表看起来更像大学生。穿在身上的警服非常齐整，应该入行不久。

“这个……”柏皓霖斜着头，假装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却不说自己究竟有没有看到。

警察焦急地看着他，手上的圆珠笔不住敲打着笔录本，见柏皓霖半天不出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那这样吧，你想到什么就给我打电话。”话虽这么说，他对柏皓霖却已经不抱希望了，这么做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柏皓霖接过名片，上面写着：

TMX警署白虎分署刑侦五处，何文泽。

柏皓霖“唔”了一声，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盘算着：白虎分署，很好，他们果然开始行动了！可是并没有听到昨晚那些人的声音，难道他们的